

穿过黑夜的眼

——致敬刘名芳

■ 覃琪

受今年第1号台风“蝴蝶”过境影响，广东省信宜市出现持续性大暴雨。2025年5月15日凌晨1时，贵子镇中和村女干部刘名芳巡查责任区时，发现村道、水沟泥水异常，立即上报险情，马上组织转移57名村民。凌晨4时许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，村民幸免于难。

子夜的黑是没有边际的
你夜遇上雨夜的黑
黑的阴森恐怖，令人畏惧
而你，就在这样的漆黑里
勇敢地穿越
你用电光照亮着一方夜空
一束光聚焦到雨水水流异常
流水泛黄，夹杂着石子沙子
你敏锐的目光洞穿了魔爪的凶险
你立刻举起手机
把联二联一田寮村群众的安危
高高举过头顶

手摇报警器，铜锣声，哨子声，
拍门声，沙哑的催促声……
一声声汇成雨夜里生死竞速的进行曲

又见故乡荔枝红

■ 钟平

我的故乡在广东茂名高州，这里气候温润，雨水充沛，很适合荔枝树的生长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苏轼在人生低谷时所作的《惠州一绝》，成为广东荔枝最好的广告词。

儿时，父亲与大伯分别承包了一片果园，栽种下成片的荔枝树。那时候，我最高兴的事就是跟着父亲为荔枝树浇水，并且每天都会到树下张望，盼着它快快长大结出美味的荔枝。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，荔枝树长势喜人，长出越来越多的枝干和叶子，远远望去蓬盖如伞。待到花开后结出青果，我就日日仰望，等待荔枝成熟的日子，比岭南的雨季还漫长。

到了初夏，阳光穿透枝叶，斑驳落地。逐渐成熟的荔枝如同一颗颗红宝石挂满枝头，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树枝。阵雨过后，熟透的果实在沾着晶莹透亮的水珠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诱人。走到树下信手摘下一颗，剥开薄薄的果皮，就能看到里面的果肉如凝脂，胜冰雪，清甜的香气就会扑鼻而来，轻咬一口，甜美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，此时颇能领悟苏轼“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慨叹。

端午前后，正是荔枝上市的大好季节。层峦叠翠间处处荔枝林，整个村庄被荔枝点缀其中，蝉鸣枝头，卖荔枝的果农忙碌不停，收购荔枝的车辆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，山岗上、果园里一片欢声笑语，人们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，好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！

故乡荔枝的品种很多，比如妃子笑、桂味、糯米糍、白糖罂、白腊、黑叶等。其中，我最喜欢的是妃子笑。杜牧在《过华清宫》中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诗中作为贡品送达长安的荔枝，据说就是来自故乡的“贡园”。不过，显然我们比杨贵妃幸运多了，因为她心念的荔枝，在我的故乡却俯拾皆是，寻常又宝贵。

时光荏苒，弹指一挥间，20多年过

一双手顷刻间在这黑夜中齐齐举起
齐心协力，不畏艰险
你们要撕碎这张黑色的网
泥浆漫过裤腿，谁都全然不顾
你和同事们用泥腿迈出的脚步
丈量着村庄与安置点的距离
两个小时，25户男女老少全部转移
凌晨4时许，可怕的声音骤然响起
村庄后山山体轰然坍塌而下
5000立方米泥土倾泻而下
0点巡查，57人幸免于难
“教科书式的避险”由此写就
直到这时，你的泪水不禁悄然落下
这时的你，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

《人民日报》《南方日报》央视网新华网……
好多好多媒体新闻而来
走近你采访你，报道你的事迹
好多好多人在传诵你，关心你
而你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
此时的你，心里想的是
受灾群众的冷暖饱饥，关心的是
他们重返家园的日期
此时的你，正埋头和乡亲同在一起

去了，我已两鬓染霜，故乡的山水，连同梦里甜蜜多情的荔枝，虽在犹远。如今大伯已是耄耋之年，他的果园已由别人代管，父亲也已年逾古稀，家里的果园因前些年高速公路征收，现今只剩十几棵荔枝树。游子走得愈远，乡愁越浓，即便我在遥远的武汉工作，故乡的荔枝依然如同一道风景画，长在我心中。无论我身处何地，每当荔枝成熟的季节，都会让我想起故乡那片绿树成荫的果园，想起我们在荔枝树下流过的汗水和那些快乐时光。这甜蜜的味道如同涓涓溪流在心里流淌，它们不仅仅是时令水果，更是我故乡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部分。

眼下，又见故乡荔枝红，诸多记忆涌上尽头，遂作此文以为纪念。我爱故乡的荔枝，它不仅滋养了我的身体，更滋养了我的心灵。



硕果累累的古荔枝树 柯丽云摄

百凤归巢 喜看坚笃村蝶变

■ 劳菊英

浅一脚地跋涉。

那时的房子，大多是低矮的泥砖房，屋顶盖着灰黑的瓦片。一到台风天，瓦片哗啦啦地响，雨水从缝隙里渗进来，屋里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。我家也不例外，父亲总要在风雨夜里爬上屋顶，用塑料布临时遮挡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回乡务农，当上了生产队长。每天天不亮就敲钟催工，领着社员们到五六公里远的山沟农田插秧、挑粪、割稻。一天往返五六十里，有二三十公里要挑近百斤重担。夏日的稻田像蒸笼，我们在田里弯腰弓背劳作，挥汗如雨……

后来，我成了村支书，一千就是近4年。那时候，村里连接陆道的唯一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还要途经屋背岭、独田岭与岭脚岭的一大片乱坟岗。一天夜晚，我到六七公里远的狗地村开村民会议回来，在小道上遇到一条黑白相间的大银环毒蛇挡道，昂着头，张大嘴，吐出咻咻的长舌头，吓得我魂飞魄散，只好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赶走大毒蛇，才飞奔回家。村民们常说：“要是有一天，咱们村的路能铺上水泥，那该多好！”

如今，这个愿望早已实现。政府拨款近百万元，村民自筹20多万，硬底化的水泥路终于修进了村。两车道的村道平坦宽阔，路边绿树成荫，鲜花盛开。小轿车、摩托车畅行无阻。环村路、巷道、机耕路已全部硬化，再也不用担心雨天一脚泥了。

更让人惊叹的是村里的房子——247户人家，家家住上了楼房，三层七层，瓷砖贴面，铝合金窗，有的还装了落地玻璃阳

台。有48户人家还在江湖圩镇建起了楼房，与镇政府办公楼、集市连成一片。村中一栋栋新楼门前都停着小汽车，乡村振兴政策，让村民都富起来了！

记忆里，村里唯一的公共空间是祠堂，逢年过节才热闹一阵。如今，村民们集资76万元，建起了多功能文化广场。广场中央是露天舞台，逢年过节请戏班子来唱粤剧，平日则成了大妈们的“舞林大会”。旁边是篮球场和羽毛球场，村里的年轻人常在这里打比赛，汗水挥洒，喝彩声震天。

最让我触动的是革命老区遗址亭。亭子立着一块大理石碑，上面刻着前辈们的名字——其中就有我父亲和几位叔伯。我从小就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，现在他们的事迹被镌刻在石头上，供后人瞻仰。

罗江，这条三面环绕着坚笃村的母亲河，过去野草丛生；如今，政府整治河道，沿江修起了绿道；紫薇花、异木棉次第绽放，杨柳依依，倒映水中。江边建起了红瓦飞檐的凉亭，老人们常在这里下棋、拉二胡、观江景。

最特别的是那个用了108块青石砌成的埠头——已有千年历史，是村民洗衣、挑水之地。当年，老家拆泥砖房花3年时间自己动手改建二层火砖楼房，所需的沙子及日常用水，都是年仅13岁的我，赤着双脚，每天肩挑重担，往返几十次的那青石埠头完成的。双脚的脚底磨起厚厚的老茧，脚眼还鼓起鸟蛋般大的凸包，令我终生难忘。如今，这些埠头被重新修葺，与新建的大理石阶并列，既保留了

古韵，又增添了现代美感。

坚笃村三面环江，过去耕地稀少，村民只能在旱坡上种些番薯、豆类，收成微薄。后来，政府扶持农田改造，近百亩旱地变成了高产稻田。如今，每到收割季节，金黄的稻浪翻滚，收割机轰隆作响，亩产超千斤。

最让我感慨的是村里人观念的变化。过去，村里重男轻女，女孩读书的少，嫁出去后，就真是“泼出去的水”。如今，村里出了不少大学生，有的当了老师，有的成了医生。这次回娘家活动，就是由村民及外嫁女们捐款37万多元自发组织的。她们不仅捐钱修路、建广场，还约定每年春节都回来团聚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，有不少村民不分男女一起出资建房，外嫁女在娘家也有自己的闺房。2006年老家拆旧建新楼房时，我和妹妹及侄女三个外嫁女都与兄弟侄子一起出资，因此每个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。

夜幕降临，村口的LED灯带亮起，500多条捐资条幅在夜风中轻轻摇曳，把联欢晚会场装饰得熠熠辉煌。我作为金花代表发言，站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，望着台下4000多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，我百感交集，热泪盈眶，把千言万语浓缩为“五个感恩三个祝福”“无论走多远，这里永远是我们的根……”全场掌声雷动，烟花腾空，照亮了整个村庄。

坚笃村的蝶变，是中国千万条乡村振兴、共同致富的缩影。变的是道路、楼房、产业；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愁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渴望归巢的深情。

跨越时空的爱：从粉笔到微信

■ 李彩平

的模样让学生们如身临其境。从那时起，丈夫爱上了语文，成绩突飞猛进，在班级稳居前列。

凭借出色的教学成果，爸爸得的奖状堆了好几大纸箱，搪瓷杯、暖壶、毛巾被等奖品更是一大堆。但他为人低调内敛，与讲课时意气风发判若两人。曾有地区教育杂志记者慕名采访，想报道他的教学事迹，他却连连推辞，最终记者只得拍了几张他辅导学生的照片发表在杂志上。

在学生管理上，爸爸恩威并施。他常穿深蓝色中山装，面色严肃，不怒自威。学生们见了皆毕恭毕敬。但他内心柔软，得知有学生因家境困难面临辍学时，总会四处奔走，想方设法帮忙；遇到有写作天赋的学生，更是倾囊相授，牺牲休息时间细致给学生点评习作。多年后，许多学生带着自己的著作专程探望退休的爸爸，还送来一块刻着“海人不倦”的牌匾。爸爸看着牌匾，眼角的皱纹盛着笑意——那一刻，他像拔了一根默默燃烧的粉笔，耗尽自身，照亮他人。

岁月无情，爸爸的头发渐

白，听力愈发下降，即便戴着助听器，听我们说话仍吃力。智能手机于他而言，宛如外太空的怪物，隔开了他与外面的世界。从前我们要教他用微信，他总说：“学那干啥，打电话就和你妈说话。”可母亲离世后，孤独的他为了多和我们联系，竟主动要求学微信。每次我们去看他，他都像个渴求知识的小学生，拉着我们追问：“咋知道你们发消息了？咋发语音？咋才能看见你们？”

我轻轻捏起父亲的耳轮卷成小喇叭，凑到他耳边大声说：“爸，您看，头像上有红点就是来消息了，点击一下就能查看。按住这个图标说话，说完松手，话就发出去了。想视频通话，就按右边圈里的十字，下面有视频标志，点击即可。”父亲颤颤巍巍地跟着操作，笨拙地戳着屏幕，却屡屡出错。他的手抖个不停，生怕按错按键。反复教了好几遍，我们渐失去耐心，留下一句“您慢慢摸索，多练习”，便各自归家。

一日上班时，手机突然震动——是父亲发来的语音！我又惊喜地点开，28秒的语音里只有

断断续续的呼吸声，未说一个字。我眼眶一热，赶忙文字回复：“爸爸真棒，学会发语音了！”后来，父亲还打来视频通话。刚接通，他就对着镜头咧嘴笑，大声喊：“我听不见，就想看看你！”没说几句，他匆匆挂断电话。那一刻，我的鼻子酸酸的——曾经那个教出无数英才的老师，如今成了需要我们耐心教导的“学生”。

窗外，那棵陪伴父亲多年的老槐树又抽出了嫩绿的新芽。而我的父亲，正努力跨越数字时代的鸿沟，学习与崭新的世界对话。他不再是记忆中威严的师长，却成为我心中最可敬的“学生”。当那句带着浓浓乡音的“平，吃饭了没”从手机里传来时，我仿佛又看见当年讲台上的他，微笑着对学生们说：“同学们，下课了！”

从粉笔到微信，从黑板到手机屏幕，变的是时代的载体，不变的是永不褪色的爱。曾经，父亲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对学生的责任；如今，他用微信在屏幕里传递对子女的牵挂。时光可以改变许多东西，但血脉中流动的爱，永远是生命里最温暖的底色。

第五十三章

-2-

◎ 小说连载 ⑬

■ 阿明

坡头镇背靠连绵几十里的山岭，面临千百年来滔滔不绝的流花江。近一段时间来，每日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，便有一位上了年纪，头发略显花白的妇人肩挑两个箩筐，到山岭里采集新鲜药材。

待那妇人从雾里走出来，仔细一瞧，竟是“老年版”的江姐——只见她特意用深褐色的眉粉在眼角画上细纹，将灰白的假发挽成老式发髻。箩筐里新采的薄荷还沾着晨露，在朝阳下泛着细碎的光芒。

原来，那晚警告完寒雪后，江姐翌日就乔装潜回了家乡，并在正街尾江家的旁边，租下一间闲置房住了下来。她请装修师傅在房子门口搭了个临街铺位，每日清晨采回来的药材，中午时分都会放到铺位上进行售卖。为了自然融入坡头镇生活，更方便亲近亲生父母，她决定“重操旧业”。

十三岁前在“坡头药庄”的帮工岁月，早将药材知识刻进江姐的骨血里。凡药庄进货时，她看过品相听过功效的就没有记不住的。官云夫妇常摸着她的头说：“这丫头是天生的奇才。”谁曾想，1949年随官云夫妇赴台后，再归来已是数十载过去了。

如今，化名为“毛姑”的江姐，摆弄起这些新鲜药材来如数家珍：薄荷能退烧止痛，牛蒡子可祛痰止咳，蝉蜕善缓压止咳，桑叶专清肺润燥，还有行气和胃的紫苏叶、发汗解表的麻黄，再配上金银花、菊花、蒲公英等常见药材，可谓应有尽有。她不仅卖药，更会耐心地教导街坊们如何煎煮、服用，对症下药。自她这铺子开起来，镇上的居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，风寒感冒或是肠胃不适，只要用了她开的方子，很快就能药到病除。

没多久，“坡头镇来了位妙手回春的老仙姑”这一消息就不胫而走。每日午后，药铺前总是门庭若市。江姐虽以低价售卖，但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，加上药材都是她亲自上山采摘，无需本钱，每日收入倒也颇为可观。

然而江姐行医卖药，图的并非钱财。她

总将所得利润悉数用来采买米面粮油、鱼肉蛋禽，挨家挨户送给镇上的贫困人家和五保户。自然，她也会特意为生养父母江炳炬夫妇挑选些合口的吃食。日子久了，这位“毛姑”与江家二老的关系日渐亲密，往来之间，倒更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。

世间之事，往往玄妙难言。纵使江姐乔装改扮得再天衣无缝，那血脉相连的感应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。江炳炬夫妇每每见到这位“毛姑”，心头总会涌起莫名的亲切——她低头拣药时微蹙的眉头，说话时不经意露出的小虎牙，甚至是递茶时惯用的左手，这些小特征、小习惯都与他们记忆中的女儿如出一辙。可一看外表，毛姑这副老太太的模样，和女儿的年龄状态又对不上。而且前段时间，有个省城记者找到家里来，说过女儿还在台湾生活。然而那位记者就出现过那么一次，后面再无音讯传来，闹得江家二老心里不上不下的，也不敢往外打听。因此，面对眼前的“毛姑”，他俩刚开始只是思女心切才产生了移情作用。

这日傍晚，江华携妻女归家探亲。江姐照例提着刚买的流花江鲮鱼登门，却在见到双胞胎侄女的瞬间失了分寸。两个扎着短辫子的小姑娘咯咯笑着被她揽进怀里一顿亲热，天伦之乐让她一时忘情，脱口而出：“姑妈好喜欢你们哟！”话一出口便知失言，慌忙改口：“哎呀嘴瓢了，是奶奶好喜欢你们啊！”江华夫妇只当老人口误，可老两口却同时浑身一震，面面相觑。

江炳炬当即拉着妻儿走进里屋，郑重其事道：“这些日子我仔细观察，这位‘毛姑’的言行举止，活脱脱就是咱们家妞妞。”江母闻言连连点头。江华毕竟未曾见过自家大姐，所以将信将疑：“不会吧？如果真是姐姐，为何不和我们相认？你们先别急，待我问问她的来历。”

也红

当晚饭桌上，老两口精心准备了数道江姐小时候爱吃的菜肴，使得被他们执意留下一起用餐的江姐，险些禁不住落泪破功。饭后，为打消江家人的疑虑，她将自己早就编好的身世说法娓娓道出：

作为旅日华侨，她家从祖父辈开始就在日本东京经营中药铺为业。后来中日爆发战争，再到马来西亚的寄居生涯……江姐讲得声情并茂，涕泪连连。每个细节不仅揉进了自身的漂泊遭遇，更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佐证，听得江华频频颌首，眼中满是同情，其他人也为之唏嘘不已。

不过江华没有忘记要验证“毛姑”的身份真伪，突然用日语问起她在东京时的童年生活——去年跟随龙涛明去日本出差前，江华曾参加过日语速成班，基本掌握了日语常用会话。这难不倒曾做过日本人养女的江姐，她不仅对答如流，更带着纯正的京都腔调。她伪造多年的日本人身份，连美国中情局都深信不疑，江华当然更找不出破绽了。

一番交谈过后，江华眼中的疑虑已然消散。他悄悄朝父母摇了摇头，使了个眼色。老两口虽听不懂日语，但见儿子这般神情，心中那点隐约的欺盼也被打消了。接下来，席间话题不再围绕着“毛姑”，二老把话头转

到了儿子身上。他们“投诉”江华工作繁忙，很少回家。江华则辩称，自己在树脂总厂担任要职，忙是正常的，让二老体谅。

听他们拉着家常，江姐脸上含笑，内心却思绪不断：此次被美国中情局派回国，正是冲着树脂总厂而来。寒雪已对此展开行动。作为生产部长兼科研小组副组长的江华，万一也被寒雪盯上，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。想到自己就这么一个亲弟弟，江姐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江华安全。

“我在马来西亚时，曾跟随马伯学习相面之术。”忽然插话的江姐煞有介事道，“马伯说我已得他八成功力，江部长要不要试试？”

老夫人忙应和：“毛姑，你先让老江看看。”她存着心思，想借机点醒丈夫，让他改改那争强好胜的冲动脾气。

江姐转向父亲，细细端详那张饱经风霜的国字脸庞。父亲额头的褶皱道道，鬓角的银丝根根，古铜色的面容上刻满了岁月的艰辛。因自己未能在父亲膝下尽孝而深感歉疚的她，此时多想扑进父亲怀里，倾诉这些年的思念，可肩上的重任和复杂的身份，让她只能强忍着抑制住对亲情的渴望。

“江伯一看就为人正直，敢作敢当，是性情中人。”想起父亲和另一个大爷对弈象棋时，较真得面红耳赤的模样，江姐故意这般说道。最后还加一句夸奖作结：“您是铁肩担道义，热血铸忠诚的真汉子咧！”

“准！太准了！”江炳炬心情大悦，高声喊道。老夫人也忍俊不禁。

扭头面向江华时，江姐神色一肃：“江部长，你的面相就不那么直观了。”此话方出口，大家霎时静了下来，疑惑地等待她进一步解释。

“江部长事业心重，但近期要防小人作祟啊！”江姐摸着下巴，继续沉声警示。老两口一听，吓得忙异口同声地问：“可有化解之法？”

他们的反应正中江姐下怀。深知美国中情局毫无道德底线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生怕亲弟弟有个三长两短，她才想着通过“看面相”之举来给江华提个醒。

“江部长，我送你两句话，谨记于心定能

化解。”目光炯炯地直视江华，江姐继续一字一顿道出，“妄言不轻信，有约不独往。”

江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细细品味这两句话，他当即联想到了厂里发生的种种事故。先是办公室的蒋副车祸去世，后有管技术档案的韩伟科长意外身亡，近日又出现保卫科刘宏宏中毒入院，以及福利科韩小倩的家人春节前回东北探亲期间，其母竟被歹徒投弹炸死了……桩桩件件犹如不祥之兆，令江华不得不把“毛姑”所言记在心上。

当江家人“团聚”欢乐之际，江南市公安局的韩家，却陷在了无边的哀痛里。韩小倩自接回伤愈的父亲，两人常常是沉默寡言。

客厅里静得能听见时钟的滴答声。韩小倩从书房搬出张大约一米长的书桌，铺上深灰色绒布。她双手颤抖，恭敬地将母亲的骨灰盒端正摆好。肃立桌前默默致哀过后，她折身走进自己房间。打开抽屉，翻开全家人的相册簿，她的指尖停留在母亲年轻时扮演《红色娘子军》女主角吴琼花的剧照上。抽出那张剧照，韩小倩重新回到客厅，用胶水把它粘贴到骨灰盒的正面位置。照片里的母亲，还似生前那般，以一双灵动的双眸注视着自己——韩小倩禁不住又抽泣起来……

“倩倩。”身后，韩劲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，“来，爸爸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”回神间，她被扯住衣袖拉往沙发前落座。

走至女儿面前缓缓落座，韩劲神色凝重。“倩倩啊，”他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又松开，“依我看，临沂那起爆炸案，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”韩小倩抬起泪眼，看见父亲眉间的皱纹深如刀刻。

“当地公安机关说是因韩蕾的业务纠纷招致的祸端……”韩劲突然提高声调，深吸口气后又强压下火，“我可直说，这炸弹应是冲着我来！你妈妈和韩蕾，是用自己的生命护住了我！”

听到父亲这么一说，韩小倩那双标志性的三眼皮大眼睛瞬间睁得更大了。犹如两个圆灯笼的漆黑瞳孔里，更是画满了问号。